

独树一帜的倾诉

——陈赞一博士新诗集《清静的心》赏析

孙新运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专著《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

中国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收录的诗歌大都是诗人写于 1993 年左右的新诗，内容驳杂而丰富，但是内在的情感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诗集以《倾听》代序，诗集分为《清静的心》《美》《梦境》《在徘徊》《独自徘徊》《满是桃红》六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主旋律，这六部分又共同揭示了诗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心路历程。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大多数的新诗成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时期，内地的诗歌创作前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后启二十一世纪诗歌的个人化写作，风格晦涩深奥繁复，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分属两种不同的写作范式，从情感到意识，从浪漫主义的感伤到现实主义的自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

歌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出现两种写作倾向，一种倾向是“知识分子写作”，这种诗歌强调思辨性，诗歌不只是情绪的表达，更融入了理性的思考，知识的沉淀，和对世界的独特洞察，通过对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引发读者在逻辑层面的回味与思辨，语言上追求陌生化和复杂性。另一种倾向是“民间写作”，这些诗作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能体现出民间的个体经验，创作群体来自社会的基层，语言质朴鲜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粗粝的生命力。还有一部分诗人继续尝试在诗歌形式上的突破，继续追求先锋精神，继续尝试碎片化和跨文体的表达。

这个时期的香港诗歌创作，因为临近回归，诗人身份的认同成了诗歌创作的核心主题，诗人多书写香港的城市空间，对香港的历史记忆，香港文化混杂的状态，来探讨香港性的多重内涵。语言上的特点是，白话口语和书面语互相交融，部分作品还融入了粤语的词汇，都市感强烈，表现出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疏离和焦虑，情感表达内敛和知性，也具有现代主义的思辨与后现代的解构意味。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不管在情绪的表达，意象的运用，还是表现手法的选择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内地与香港诗人，不同的特点，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倾诉。

一、独树一帜的情感表达

魏晋时期，人的意识全面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打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具有开时代风气的重大意义。钟嵘在《诗品序》里又提出：“故摇荡性情，形

诸舞咏。”点明了诗歌是诗人“摇荡性情”的结果，是诗人情感表现的产物，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是表现情感。诗歌可以直接抒情，诗人通过诗歌把心中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表达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诗人的情感变化与心境。

（一）表现对假丑恶的厌恶，对真善美的希冀

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对假恶丑的厌恶和揭露，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母题，这一主题贯穿文学的始终，并具有多元性的表达，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用独具个性的笔触，表达自己对假恶丑的厌恶和对真善美的希冀，使这个母题成为文学永恒的精神底色。每一种文体，也都是以表达这个母题，来表达作者的情感的。从诗歌史来看，诗歌创作都是采用破立结合的方式，表现诗人的情感。“破”就是以直面批判或隐喻象征，来揭露假恶丑，“立”就是通过歌颂美好事物、塑造理想人格，来寄托真善美。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学体裁，有的作者都是或以美反衬丑，或以丑的暴露呼唤美的降临，始终在情感的张力中完成对价值的坚守。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也表现了对假丑恶的厌恶，对真善美的希冀。在《历史的长河》中，诗人将历史比作“无耻的黑布”，暗示着历史中黑暗、虚假与丑恶的一面，象征着历史中的沉重与黑暗，体现出对假恶丑的隐晦批判。英雄热血是黑布上鲜艳的花朵，寓意着英雄事迹在历史中的闪耀。代表着英雄的壮举与美好的品质，是真善美的象征，诗人通过描绘心弦的花朵在“黑布”上的绽放，表

达了对真善美的强烈希冀，渴望它们能在黑暗中带来光明。诗里一连串的问句，表达了对能改变历史、让历史更美好的人的期待，体现出对理想和美好未来的追求。

在《不在人间世上》中，诗人用“笑容的背后，是那不能止血的伤口”和“平静的水面下，是凶险澎湃的暗涌”做对比，揭示了人间表面美好下隐藏的虚假与丑恶。而“那里才有纯然的欢笑，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以及对天堂的向往，表明诗人心中对没有虚假、充满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的渴望。

在《我只是一个人》中，诗人用“人间有无数的生命死亡，人海有无数的苦楚翻腾”等诗句，展现出人间存在的苦难，表达对假恶丑的无奈与厌恶。诗人又写到“满腔的热泪”以及想“化成小舟”，“化成救生圈”去救“遇溺者”，体现出对生命的关爱和同情，是对善良、博爱的真善美情感的向往和追求。

这几首诗都通过对现实中负面现象的描述，来体现对假恶丑的厌恶。同时，又都借助对美好品质、理想境界的向往。来表达对真善美的希冀，像英雄的热血、纯粹的欢笑、对他人的关爱等，都是真善美的体现，而且都用了比较含蓄的象征和对比手法来传达情感。

陈赞一博士有些诗直接歌颂真善美。在《美》中，诗人说出了对于美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美会使人从心底惊呼和慨叹，美会使人悸动落泪，美是凄婉迷人的，美是轻柔浪漫的。美像花一样缤纷烂漫，美像雾一样湿润朦胧。美是抽象的，美又是变幻的和短暂的，能够让人感觉得到，让人无法真正握在手中，这就是美，就是人们朝

思暮想、费尽心思想拥有的美。

在《爱（一）》中，诗的开头似乎是从反面来写爱，写爱能使人淌血，使人落泪。这正是诗人对爱的作用的描述，爱能使人感动，使人心在淌血，使眼睛流泪。然而诗人笔锋一转，正是因为这些血和泪，唤醒了人与人之间的爱。

在《爱（二）》中，颂扬了爱的广阔无边，爱的坚韧无比，爱是战火不能烧毁的，爱是死亡不能杀死的。爱比永恒更永恒，爱比无限更无限，爱没有国界、年龄、性别的限制，爱能经得起自身以外的一切改变和冲击，爱是不可名状的，爱是不能形容的。

在《一首完美的诗》中，诗人认为最完美的诗不是用笔写就的，而是用爱写成的。只有为爱牺牲了自己，才能写出完美的诗。可见诗人是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地为爱而讴歌，用诗来赞美世界的。

在《以圆月为蒲团》中，诗人以类似李白游仙的浪漫主义的写法，表达了对美好的向往，表达了诗人美好的愿望。诗人在这首诗的开头写出了自己的愿望，能够在浩瀚的宇宙中洁身自好，涵养这颗清静的心。表现了诗人想让人间充满美好，要让人们远离悲伤与死亡，希望人们能够超越时空，与天地为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诗歌从两个方面表达对假恶丑的厌恶与对真善美的希冀。在“知识分子写作”中，诗人常常以历史反思、文化批判为武器，通过对历史荒诞性的严峻书写，揭露人与权力异化等假恶丑现象。诗人以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度关怀，隐含着对理性、正义等真善美价值的坚守。“民间写作”更贴近现实生活，用口语化的

朴质而粗犷的笔触，揭示市井生活中的虚伪与平庸，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真实生存状态的叙述，表现了对真诚、朴素生活之美的向往，通过对现实生活接地气的书写，来对抗虚假与丑恶，在日常细节中自然流露真善美。

和内地诗歌的宏大叙事不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都市诗更侧重在日常的异化中捕捉假恶丑，在微小的坚守里寄托真善美。诗人常常运用霓虹灯的虚假光晕，广告标语的空洞承诺等意象，揭示商业社会的假，揭示和批判消费主义制造的虚假的繁荣与情感的疏离。诗人经常用地铁里拥挤的冷漠面孔，高楼阴影下的生存挤压等意象，暗喻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来表现都市生存中的恶。而对真善美的希冀，则藏在茶餐厅里一碗热汤的温度，深夜街头流浪猫的依偎，旧书摊里泛黄书页的墨香等微小的意象中，在冰冷都市里守住一点烟火气的真、人情的善、日常的美，用生活中微小的温馨时刻，对抗人世间大的异化。

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对假恶丑的厌恶，和对真善美希冀的情感表达，与当时内地诗歌与香港的诗歌中对假恶丑的抨击，对真善美的赞颂，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有类似“知识分子写作”的那种有对历史的反思，但是虽然都是对历史的反思，陈赞一博士的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表现却不同，内地诗歌写作更注重从文化批判、社会现象剖析等角度出发，往往带有当时特定的时代印记，更关注内地本土社会现实问题。陈赞一博士的诗歌更注重香港复杂的本土文化，往往

带有当时特定的时代印记，更关注香港本土社会现实问题，语言风格可能更灵活多元些，对假恶丑的抨击更多的是从国际化视野出发，对真善美的追求，更倾向于从普世视角定义美好。而内地“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对真善美的追求，常带着文化寻根的焦虑，诗歌里藏着对传统断裂的痛心，对精神家园的渴求，真善美更和内地本土文化的重建绑在一起，带着沉重的使命感。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内地的“民间写作”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诗歌都通过质朴的语言，揭示市井生活中的虚伪和平庸，表现了对假恶丑的抨击和对真诚朴素生活之美的向往。不同的是内地“民间写作”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真实生存状态的叙述，通过对现实生活接地气的书写，来对抗虚假与丑恶，在日常细节中自然流露真善美。所表达的更多是带着泥土气的愤怒，更直接地戳破现实的脓疮。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更多的是揭示像“黑布”“薄雾”这样遮挡了世界的虚假与丑恶，标下出对美好的追求超越了世间的追求，具有更加高远的期盼，是对死亡和时间的超越，是对世外桃源的期冀，是期盼爱的普照。

陈赞一博士的诗歌对于假恶丑的批判，与对真善美的追求，与香港都市诗也不尽相同，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是通过独特意象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他对假恶丑的抨击更偏向时间维度的审判，这种批判带着一种超越当下的从容，更侧重精神层面，对真善美的追求则立足在永恒的价值上。而香港都市诗多聚焦城市生活快节奏、人际关系疏离等，对假恶丑的抨击是空间维度的拆解，直接指向

都市的异化，金融资本的冰冷、殖民遗留的身份撕裂。对真善美的追求，常常藏在市井细节里，比如茶餐厅的烟火气，旧街区的人情味，在钢筋水泥狭窄的空间中寻找那些微小的温暖。

（二）表现失落与思念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的写作时间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其中的失落与孤独应该也和当时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与朋友的离去有关，那些表达对友情的珍惜，对朋友的思念的诗歌，那些无法留住的无奈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失落和孤独。这个事件对诗人冲击很大，这部诗集主要表现了这个阶段诗人矛盾、失落、惆怅的情感体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同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这标志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这对于香港的居民来说就是一种抉择。有的人选择移民，有的人选择留下，回归祖国的怀抱，有的人还在犹豫不定。陈赞一博士一心爱国，要留在祖国的怀抱，但是他的一些朋友选择了移民国外，使诗人感到很失落，也很孤独。

陈赞一博士在《牵情集》有一个组诗《寻你》中收录了七首诗，《雁》《何处是吾乡》《饮水》《西风》《寻你》《你究竟是甚么人》《归去来兮》，都表达了回归前夕诗人的心境与决绝的选择，诗人毫

不犹豫地选择留在香港，满怀期待地等待回到祖国的怀抱，其中也流露了对朋友移民他国的失落与思念之情。

在陈赞一博士新诗集《清静的心》中的《追忆更深》里，诗人用落花随雨水飘远、秋天随西风飘远来起兴，层层递进，最后说“你”随离别的笙箫飘远，从自然景象的变化过渡到人的离别。“徘徊在”“望不见”等诗句，很直白地体现出思念却寻不见的失落感，这种情感就通过这些意象和诗句一点点渗透出来。

在《不想寻梦去》中诗人表示，因为想把月影留住，所以不想去寻梦，但是晚风却把月影吹散，吹散了美好的回忆，连睡意都吹散了，连梦也做不成了，这种锥心的思念让人难以承受。

在《谁愿意》中，诗人首先用了四个排比句询问谁愿意跟我在山路上数翠叶坠落，谁愿意跟我在大漠上寻找彼此的影子，谁愿意跟我在海滩上一起堆起贝壳的堡垒，谁愿意在石阶上一起诉说彼此的梦想，这是对往日友情的呼唤。接着诗人又用了三个排比句诉说着往日友谊的难忘。最后诗人又用了六个排比句质问为什么美好的事物不可以长存，是梦境易碎还是难以入梦，表现了好友已经不在，即使想在梦中相见也是难上加难，是因为失落与思念难以入睡，难以成梦。

《离场》表现了诗人看到人们离场时的冷清，回想起人们进场时的欢呼雀跃，表现了失落与惆怅的情绪。《梦境》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在梦中见到了思念的人，由于被错拨了号码的电话铃声惊醒，失去了梦中的一切，抒情主人公才明白，人掌握不了现实，也掌握不了梦境，表现了对朋友的无尽的思念与失落之情。在《孤独的琴音》中，诗人

描绘出月夜下六弦琴手对着孤月奏出清冷而孤独的琴音，清冷与孤独的不是六弦琴的琴音，而是抒情主人公的心音。

在《连结》中，诗人说在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找到一条红线，将点与面连接起来，那样可能就不会有走失的人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孤单与思念了。在《我要找的人呢？》中，抒情主人公羡慕隔着银河遥遥相对的牛郎和织女的两心相印，虽然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见上一面，还要借助喜鹊搭在银河上的鹊桥才能见面，但是那毕竟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啊，能期盼一年一度的相会，也会有喜鹊来搭桥。抒情主人公又羡慕那些被月老牵线的人间白头到老的人们，月老会给相亲相爱的人牵出一根人们根本看不见的红线，把相亲相爱的人们连在一起，让他们永不分离。抒情主人公再一次发出慨叹，他要找的人在哪里呢？

在《抹不去》中，诗人忘不掉和朋友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朋友渐次离去，诗人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在人生路上狂奔打拼呢，因为心中有对祖国深深的爱，有为祖国、为人生、为事业的良心和责任，表现了诗人虽然被无尽的孤独与思念折磨，但肩上有更重的责任让他继续默默坚守。在《独自徘徊》中，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自己的孤独，海洋上尚且有船互相沟通，却没有人愿意在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进行交流。天冷了野兽会互相依偎着取暖，人却钻进了各自的被窝，天黑了鸟儿回巢与家庭欢聚，人却在黑暗的街角独自徘徊，诗人的孤独质感跃然纸上，深入骨髓。

在《一盏昏灯》中，诗人诉说了自己的孤独与寂寞，当黑夜降临之际，回到家里点起一盏昏灯，暂时缓解一下孤寂与失落。在《可还

会》中，诗人也抒发了他的孤单和寂寞，也表达了对挚友的思念。当往事消逝的时候，当盟誓飘远的时候，当世界变得自己都不再认识的时候，挚友是否可还会记得。在《一种凉凉的感觉》中，诗人说往事已成为了过去，回首往事，自己已成为观众，在看自己演过的戏，看完这样的诗句，真的体会到心中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应该是孤寂和悲凉吧。这些诗都表现了诗人的失落、孤寂、感伤与思念，顺着写作的这条时间线，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多情多义的抒情主人公的孤寂思念的灵魂。表现了诗人的矛盾心理和来自灵魂的质疑，同样表现了诗人的呼号与感伤。诗人通过这些诗，展示了情感流动的轨迹，表达了诗人不能停歇的无休无止地，在汹涌骇浪中挣扎的痛苦的孤寂的心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正处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社会变化特别快。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开放多元。诗歌主题也很丰富，和当时的社会转型关系密切。有的诗歌带着反叛的锋芒，有些诗人转向内心，写个人情感的细腻和精神的困惑，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自我的位置。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受追捧，诗人从精神偶像的位置跌落，这种身份的落差直接催生了孤独与失落，诗歌带着理想主义破碎后的迷茫。有些诗人转向个人化书写，在私密的语境里藏着孤独，那种不被理解的失落感特别真切。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在经历旧秩序打破、新规则建立的阵痛，诗歌里的孤独与失落，其实是把这种时代情绪浓缩了。九十年代内地的思念与失落，常带着时代转型的集体印记，有的将个人情感与乡土

中国的消逝、理想主义的幻灭绑定，精神家园的缺失；有的则在市场经济初兴的物质浪潮里，写个体在现实挤压下的情感失重，带着粗粝的现实感。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的失落与思念更聚焦个体私人化的细腻情愫，用意象营造唯美意境，失落更多的是对真情消散，对朋友离去的思念，这种失落与思念是发自内心的，发自一颗清静的心，少了内地诗歌那种与时代宏大命题纠缠的沉重感。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与香港都市诗中的失落与思念也不同。这部诗集创作的时期，正是香港回归前夕，香港都市诗的诗人，把回归前的日子比喻成站在边界线上，他们既想抓住殖民时期的熟悉感，又对即将到来的新身份感到茫然。诗人感觉，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中仿佛藏着英国的雾和中国的月，两种记忆反复拉扯，形成一种既近又远的心理距离。近的是地理上的回归祖国，远的是文化上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困惑。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把回归从一个政治事件，内化成了个体对我是谁的重新追问。人们的失落感来自于回不去的旧时光和抓不住的归属感，使人们表达了香港市民那种犹豫和矛盾的心情。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所表现的并不是这种矛盾和犹豫，诗人的心中早已做好了决断，他不会像很多朋友那样移民国外，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在这点上，他是坚定不移的。他的诗所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朋友离去后的孤独与失落，对友情的珍惜，对朋友的思念。

二、独树一帜的意象运用

意象在中国古代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批评术语，通过具体形象来表达抽象思想和情感，意象是融会了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艺术形象。意象世界的产生，来源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互动，是主题通过审美观照，赋予客体一个独特意义和意蕴的过程。意象是一个由审美体验构成的富有情感意蕴的感性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的感性和理性得到了统一，主观与客观得到了统一，最终为人类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强化了人的存在感和生存感，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意象能够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紧密联结起来，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一把极为高效的钥匙，也是传统诗歌品评方式向现代学科体系下专业研究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运用了许多意象，体现出多元与灵活的特点。

如在《倾听（代序）》中诗人用了飞鸟、浮云、长天、落叶、青树、空山的意象，叙述了飞翔的小鸟离去了，漂浮的白云散去了，原本繁闹的长天显得分外辽阔。落叶残破了，郁郁葱葱的树木衰老了，浓墨重彩的大山显得格外空寂。诗人表现了天空和大山的变化，表现出繁华喧闹过后的宁静和寂寥，抒情主人公独自在山路上，倾听着自己心跳的回声。表现了作者的返璞归真，回到自己的心中，倾听自己心中的声音，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真实情感，真实的需求。

又如在《飘远了》中，诗人运用了湖上缥缈的烟波，长堤边的垂柳，渡头的余晖，低徊的水鸟，不断飘远的波涛等意象，表现了诗人的愁绪，离愁别恨，对友人的思念，孤单寂寞，无奈与无助。又如在《在徘徊》中，诗人用了在无边的长空吊着的沉沉的黑云，在冷冷的

西风中摇动着的依依的树影，在无尽的沙沙如雨中的树叶声，一个不断徘徊的郁郁不得志的游子等意象，表达了诗人矛盾孤寂的心灵，具体生动，多元而灵动。

又如在《人生的流浪者》中诗人运用了夜店的家人，萨克管下的醉客，无法冻结的肠内的热泪，弥漫于整个屋子里的香烟的迷雾等意象，表现了诗人的矛盾与惆怅。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像这样多元而灵动的意象的运用比比皆是，通过主客体之间互动，表现独特的人生体验活动。诗人还将不同的意象进行组合或对比，使诗歌更加生动、形象，增强了读者的感受，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所用的意象尤其独特性，与内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所用的意象有所不同。那个时期内地诗歌意象，更多聚焦于“碎片”“尘埃”“旧物”等微小事物，用它们来折射个体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疏离。同时，意象的私人化特征明显，诗人常将个人经验注入“身体”“梦境”“城市角落”等意象中，形成独特的精神印记，更多的是内敛的审视与叩问。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的意象与香港都市诗歌所运用的意象也不尽相同。香港都市诗的意象更直接锚定“都市”本身。高频出现“玻璃幕墙”“地铁”“霓虹”“购物中心”等现代建筑与设施，用冰冷的物质符号凸显都市的疏离感与压迫感。同时，“人群”“陌生人”“过客”等意象常与个体并置，强化孤独的生存体验。还有“旧街”“唐楼”“庙街灯火”这类带有本土记忆的意象，在都市

扩张中成为失落的符号，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感。另外，“雨”“雾”等天气意象也常被用来模糊都市边界，烘托暧昧又压抑的氛围。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所运用的意象，多是空旷的原野中的自然之物，用这样的意象表达对大自然的向往，对清静的心境的追求，营造了苍茫、渺远、静寂的意境。诗人还运用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感伤的意象，表达诗人的感伤孤独与思念之情。

三、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

诗歌运用恰当的表现手法可以使诗歌内容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突出。能把抽象事物具体化，让意象更鲜活。可以让情感藏在景物里，更含蓄有韵味。能够强化情感和观点，增强感染力。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经常使用回环往复的咏叹。

（一）回环往复的咏叹

有些诗歌会使人越品越有味，诗歌多次重复某些诗句，并且还有留白，使意境变得更加渺远深沉，使情感更加炽热浓烈，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运用很多表现手法。

自古以来，诗歌创作中，就有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也就是在不同段落的同一位置，相同或相近的语句重复出现的一种表现手法。它们回旋往复，让人不断咏唱，给人以绕梁三日之感。能够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歌的主旨，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充分地抒发。重章叠句的手法源于《诗经》，一咏三叹回环往复是重章复沓形式的抒情特点，它能以平和的方式来抒发平和的情感，达到委婉含蓄而又能充分抒情的效果。

内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格律诗也大量运用回环往复的写法，它更注重格律框架内的有规律呼应。像闻一多的《死水》，句式基本整齐，押隔行韵，节与节之间韵脚虽有变化，但“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的核心意象在首尾呼应，形成主题的回环。又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开篇，结尾又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收束，仅换“轻轻”为“悄悄”，在重复中强化离别时的温柔与不舍，这种回环不是简单的章节复沓，而是通过“句首句尾呼应”“核心意象复现”来实现咏叹，同时严格遵守音韵、平仄的格律要求，让情感的回环在规整的形式中更显凝练和韵律美。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经常用到循环往复咏叹的表现手法。如在《踪影》中诗人用从尘网中挣脱的鸟儿自比，又用从庙堂中逃出来的乌龟自比，既然已经逃出来了，就应该自由地飞翔和悠悠地爬行。诗人运用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反复咏唱，表达了诗人获得自由后，期待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强烈的愿望。

又如在《一颗无垢的心灵》中诗人设计四个层次，层层递进地叙述了“一颗无垢的心”的处境，第一层次是写白云看似很大，但是大而不实，载不动一块小小的石头，白云花哨而不实用。第二个层次写森林中有无数的大树，但是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撑不起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因为对于凤凰来说，每一棵所谓的大树都太小太普通，不能让高贵的百鸟之王凤凰立足。第三个层次写的滚滚红尘中到处都是风沙，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存放白玉。第四层写宇宙之中没有一颗星

星，能够载得下一颗无垢的心。诗人用了四个层次，层层递进地引出茫茫世界无处安放一颗实在的、高贵的、纯洁的、无垢的心。前三个层次诗人运用复沓的表现手法，反复咏唱，一唱三叹，体现出循环往复的圆融之美。

陈赞一博士的这种反复咏叹有其独特性，更注重其节奏性和层递性，常常是和风细雨般缓缓浸润慢慢渗透读者心田，它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是平静湖面上荡漾着的微波，也能泛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层层涟漪，久久不能散去，使感情的表达更深切更悠远。

陈赞一博士还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完成循环往复的咏叹，如在《但愿我能摇落》中，诗人运用了顶真和重复的修辞格进行复沓，反复咏唱。“我走上高峰俯视，俯视那一个烟霞无尽的苦海，苦海无边，因为泪水无尽，泪水无尽，因为世上仍然有些有爱有情有理想的人。”运用顶真的手法可以使表达如行云流水，气势贯通，抒情写意，格调清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给人以形式别致、格调清新的感觉。同样在这首诗中，诗人写道：“仙岛成为仙岛，因为它遥不可及，仙岛成为仙岛，因为它披上一层薄薄的雾纱。”这里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格，突出了诗歌的主旨，强调了诗歌的思想感情，使诗歌具有了分清层次，加强节奏的修辞效果。又如在《回旋处》中诗人写道：“人生能有几回遇到回旋处，人生能有几回遇到回旋处而不想走，回头路，人生能有几回遇到回旋处，而不用团团转。”也是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反复咏叹诗人的矛盾心情和无助的心理。

复沓咏唱在整体形式上满足和引导了对视觉整齐美的追求和期

望，同时还造成声音的有规律地延展和强化，读起来和谐悦耳、琅琅上口，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音乐美。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大量运用排比句式，形成反复咏叹的气势，强化感情的表达。如在《难道你未曾》中诗人运用一系列的排比，突出了诗歌的主旨，增强了语言的气势，表达了诗人强烈奔放的情感。又如在《找不到》中诗人也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式，表现了诗人对失去本心，失去自我的人的质问，气势如虹，一泻千里，把诗人心里的疑问、不满和愤懑都倾泻而出，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样的一咏三叹，回环往复，不但使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强化了诗人的感情，而且增强了节奏感和旋律美。

（二）活用典故抒怀

诗歌中活用典故能让诗歌内容更浓缩，用古人古事暗合当下情感或境遇，让情感表达更含蓄深沉。还能借典故的文化背景，提升诗歌的典雅气质和思想厚度，让读者在联想中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不用长篇大论，读者就能联想到典故背后的哲思，还能增添诗歌的典雅韵味和历史厚重感。陈赞一博士在创作中经常活用典故，借古喻今，将复杂的思想情感寓于简洁的文字之中，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联想到更多的背景信息，从而加深对诗歌主题的理解。《清静的心》是诗集开篇第一首诗，诗集也是以这首诗为题目，可见这首诗在诗集中的地位，它的基调统摄整个诗集，这首诗活用了许多典故。

“本来有一颗清静的心，为何沾染俗尘，本来是一个宁静的晚上，为何让凡尘翻滚。”这几句诗诗人活用了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中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表现了诗人误入尘嚣的悔恨，对清静的心向往。

“出岫无心的浮云，何时才化作倦鸟，飞返故林。”这几句诗活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下一诗节中的“既然出岫无心，何不现在就化成归鸟，飞返故林。”这也是活用了这个典故，继续生发的感慨和期寄，表现出抒情主人公返璞归真的心迹和愿望，作者接着明确表示他要“飞返故林，飞返我出生的山林。”“鸟倦飞而知还”反映了陶渊明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由、安贫乐道的人生哲学。表现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冲淡闲适的奇妙意境，对于自然和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于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回归田园的决心。诗人活用了这个典故，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向往，对清静的心期盼。

“以凉风为扇，以松涛为琴，以春雾为被，以苔藓为枕，以落英为食，以朝露为饮。”“以凉风为扇”活用了宋朝赵功可的《绮寮怨（和儿韵）》中的“倚阑干，一扇凉风”的诗句，表现了诗人与自然合一的心愿，“以松涛为琴”活用了隐士陶弘景在庭院中种植松树，以聆听风过松林的声音为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希望返回山林，静听松涛的清静时光。“以春雾为被”活用了刘伶“以天为被，以地为席”的典故，这个典故融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佛家“无欲无求”的境界，以及文人的豪放气质。描述了一种无拘无束、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象征豪放旷达、与自然相融的境界，与诗人创造的意境与境

界高度契合。

“以落英为食，以朝露为饮。”这两句诗活用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典故，以此来比喻诗人追求高尚品质、坚守纯洁情操的决心和行动。

“日向旭旦长啸，夜夜向山谷低吟。”活用了王维在《竹里馆》中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陶醉。诗人觉得秋天的晚霞是他好友，清秀翠竹是他良朋。从此不问因果，不问贫困，远离世俗，远离荣辱。

“且不管是主人还是过客。”这句诗活用了佛教经典《楞严经》中关于“主人过客”相关表述的典故，任其自然来去，不执着于短暂的“过客”，坚守内在的“主人”本位，表现了诗人的达观与超脱。

“也不管是大椿或朝菌。”这句诗活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典故，不管像大椿那样长寿，还是像朝菌那样短命，都不能影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诗人最后总结，就让山间明月，化成我无垢的心，再让岁月，化成永恒的溪水，洗净明月四周的乌云，愿我心如明月，让岁月涤尽心中的污浊与沉渣，拥有一颗清静的心。

像这样活用典故的例子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有很多，如在《我要找的人呢？》中的“今夜的残月依旧寂寞地，羡慕着牛郎织女的两心相印，如果真有月老，那怕他也自身难保，夜夜孤独地把玩红线。”这几句诗就是活用了牛郎织女和月老牵红线的典故，

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深深的思念。在《不要挥别》中的“请不要挥手，免得你挥下了杜鹃的血滴。”就是活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又如《杜鹃滴不出血滴》，这首诗的题目以及全文都活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不舍和思念。又如《编织》中的“月圆月缺，总使人想起悲欢离合。”就是活用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典故，表现了诗人的孤独，与对朋友的思念之情。

典故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道德寓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象征性，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诗人通过活用典故，可以使诗歌语言更加凝练、生动，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激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审美愉悦。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对典故的活用与内地诗歌中对典故的活用具有不同特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诗歌对典故的活用，一般都打破了典故的神圣感，让古典意更接地气，更适合于当下。典故的活用一般不再运用典故的原意，而是把典故故意拆解，加入了个体对命运的思考。有时诗人对典故进行反讽式挪用，借典故制造张力，暗喻人们在时代中的精神困境。有时诗人对典故进行碎片化拼贴，在后现代诗人的笔下，典故成了意义的碎片，诗人用其探讨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这些活用让典故从文化符号变成了诗人对话历史、反思现实的工具。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对典故的活用也不同于香港都市诗，香港都

市诗人的典故活用，更贴紧都市性。把内地和香港的典故并置，在中英文化夹缝里揭示身份焦虑。诗人大都把典故拉进消费场景，让典故撞上霓虹灯广告，讽刺传统美学的商业化。诗人借典故重构都市空间，用典故对应对香港都市，写都市中的封闭与突围。在都市诗人的笔下，典故不再宏大，变成了市民生活的注脚，让传统在现代日常里流转。这些用法让典故成了香港都市文化混杂性的独特载体。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典故的活用，只是把典故的叙述变成了诗歌语言，运用极其简洁优美的语言，含蓄地婉曲地暗合典故，所活用的典故的本意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沿用典故本身的意蕴，表达诗人的心声，使诗歌具有更强的文化意蕴，抒发诗人的真切感受，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读一个作家的小说可以看到作者对世界的思考，读一个诗人的诗可以感受诗人的心路历程，诗歌可以通过多元而灵活的意象直接抒发诗人的各种情感，诗歌可以通过各种修辞手法，通过活用典故，通过奇妙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揭示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鲜活的灵魂，展示一个深远辽阔幽深的心灵，这些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中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心潮澎湃、激荡不已。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内地的诗歌创作有同有异，不同点是陈赞一博士的诗歌不像同时期内地诗歌那样晦涩深奥，也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都市诗那样焦灼与纠结，陈赞一博士的诗歌简洁明了，朗朗上口，但是这些明白晓畅的诗歌，并不意味着浅显直白，它有着与内地诗歌共有的深刻的哲

理，与香港都市诗共有的失落与孤寂。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不追求那些花哨的艺术手法，不追求那些隐晦的表现手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读者一看就懂，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抒情主人公的世界，让读者跟着诗人一起冥想，一起倾听，激发读者的共鸣。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清静的心》，不管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是对新诗写作的探索，在新诗写作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值得学术界和读者去细致深入的研究。